

雷琴生涯六十载 宁夏躬耕一世情

——专访宁夏省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王华杰



王华杰生于1941年，祖籍山东，著名雷琴演奏艺术家，中国音协雷琴研究会会长。1955年拜著名演奏家、音乐教育家王殿玉先生为师。1958年响应国家号召，支援宁夏边疆建设至今。

1985年携作品《穆斯林的婚礼》《农家乐》出席加拿大温哥华举办的“亚太艺术节”，同年又参加卡尔加里第二届“国际艺术节”；曾先后出访美国、加拿大、法国、中非、西非等国家进行演出，获得了广泛赞誉及当地媒体的多方报道，弘扬了民族音乐文化。其作品《穆斯林的婚礼》收录与中国音乐大系CD中；曾与中央民族乐团、上海民族乐团合作演出；他的独奏节目由中央电视台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、中国国际广播电台、福建前线广播电台等做专题介绍或播出。在北京全国文艺节目调演电视现场直播中，他的雷琴独奏创下了6次返场的记录。

2009年中国音乐学院、中央电视台先后对他的演奏进行了抢救性的音乐会录像工作。2014年应邀参加中央音乐学院举办的第二届北京胡琴艺术节演出。11月28日参加由中央民族乐团主办、雷琴研究会承办的“民族音乐家、教育家王殿玉先生诞辰115周年纪念音乐会”，29日这台节目应邀在天津南开大学演出。

《中国民乐》：作为一位经历十分丰富的演奏家和教育家，您个人的奋斗史充满了传奇色彩。请与读者分享下您的艺术经历和故事。

王华杰：多年的艺术生涯一时很难讲述清楚，讲几番我难以忘怀的经历吧。

成为王殿玉先生关门弟子

1953年我在天津上小学，54年王福立他们学校的校舍因为地震成为危房，所以他们临时到我们学校来上学，过六一儿童节，学校搞节目，他拉雷琴没有人给他伴奏，老师介绍我给他伴奏演出。他回家和他父亲王殿玉先生说，我们学校有个同学会好几件乐器，演奏的都很不错。王先生说，那有机会带他来家里我看看。但是在认识王福立见老师之前，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的路上听到商店里的广播播出

特别不一样的音乐，很神奇，非常好听，是乐器演奏的，像人唱的一样。我回去问伯伯，他说，这就是天津最著名的王殿玉大雷拉戏。我才第一次听说了王殿玉的名字。这样，我是先听到老师的琴声，后又碰到他的儿子，与他的儿子合作演出，最后见到老师本人。1955年，丁喆、曹东扶先生在座，我正式拜入王殿玉先生门下。

《穆斯林的婚礼》的故事

我印象最深的是1985年我们参加加拿大温哥华的“国际艺术节”第一场演出由世界各地的艺术团每个团出一个节目，演出完了我下台，还没站稳，有一个女人冲上来“duang”把我抱住亲吻，我戴的回回帽都被碰掉了。等我捡起帽子细看，是一位年轻的女士。经过一番交谈才知道她是伊朗的穆斯林，她听了我们创作的《穆斯林的婚礼》非常感动。她真诚邀请我们全团吃饭，因为我们日程安排的特别紧，团长婉言拒绝了。

在多伦多演出时，一位电视台记者到后台采访，他不相信雷琴是乐器，以为琴筒里藏着什么电子装置，想要细细看看听听。当时演出结束了，时间特别紧没给他看，他就一直追出来追到车上，最后给他看了，他啧啧赞叹，这真是纯粹的民族乐器，这个乐器太神奇了，不可思议。

雷琴演出时的盛况

1978年春节，上海民族乐团约我去上海演出，乐团不知道雷琴会有多受欢迎，他们只预定合作两首乐曲，我心里知道雷琴演出，一般两首是不够的，肯定要返场，当然也不好意思给人说我这个乐器还要再准备几首；结果演出当中观众反响特别好，一直鼓掌，还想再听，返场没节目了。第二天演出又赶紧临时加排，多和了几首。转天的报纸上刊登了演出的盛况。

我这一生演出生涯，印象最深的是北京民族文化宫30周年全国调演。打破了民族文化宫的演出记录。那天演出上下台了6次。总共演了3场。剧场服务员称赞，你们宁夏真有好东西！非常可惜的是当时没有录像机，没有录音录像。这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一次。当然，那次乐队也准备的特别好，有民乐队、轻音乐队、电声乐队，还有我最好的朋友李门、李超，所以我们任务完成得特别好。

《中国民乐》：据我们所知，作为雷琴创始人王殿玉最后一名亲传弟子，您一直以执着的精神为雷琴和其他民族乐器的传承发展而努力，您的这种精神让人感动。您为何如此执着？

王华杰：雷琴对我的一生非常重要。我就是热爱它，爱了一辈子。这个爱一方面雷琴自身的魅力。雷琴是我们中国乐器史上非常年轻的乐器，到现在还不到一百年，但是它的表现力如此丰富，我所接触到的乐器没有任何一件可以与它相比。80年前就有乐评人在报纸上评论王殿玉先生的演奏“一

根丝弦奏出万物之声，五支手指谱成无穷绝调”，可见师傅在雷琴上的追求，他的高超造诣。感觉老师是神不是凡人。似乎他和雷琴几世前就有缘分。听老师拉琴，你能感觉到雷琴和老师是一体。他拉琴易如反掌，没有任何技术障碍，这件乐器到了他的手里就和他成为一体，喜怒哀乐、说学逗唱，只要是声音他都能表现出来，惟妙惟肖。他心里怎么想的，琴声就怎么出来。

我的执着还来自于对老师的崇拜。李焕之先生接见我们说，王殿玉不止是一个演奏家，他还是音乐教育家。他培养出的亲传弟子有煤矿文工团王福立（古筝、雷琴）、沈阳音乐学院赵玉斋（古筝、雷琴）、西安音乐学院古筝教授高自成、上海音乐学院古筝教授何宝泉等；雷琴方面有天津曲艺团宋东安、广州军区歌舞团傅定远、海政文工团韩凤田等，其弟子遍布全国各地。一个一般的民间艺人不会做出这么大的贡献。老师诞辰85周年、100周年、115周年，全国雷琴界都在纪念他。我们要继承老师开创的这门艺术，把它发展下去。

我的老师王殿玉先生在音乐上下的苦功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。我自己拉了一辈子琴了，今年我七十五岁了，每天还在练。每次练琴都有新的收获，那怕是练习十分钟，都有感觉。感觉不同的弓法指法，效果都还不同。如果不练琴，我就感觉这一天有很重要的内容没有做。我就是爱这件乐器才想练习它，如果不爱了吗，也就不练了。

《中国民乐》：对很多人而言，宁夏是个美丽而遥远的地方，这片土地上的文化令人向往。您常年与宁夏山山水水相依存，您怎么理解这片土地上的文化？

王华杰：1958年，我和很多的同龄人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宁夏建设。那时宁夏自治区政府还没有成立，我们先到达甘肃兰州。1958年8月1日，刚好开往宁夏的铁路通车典礼，我们就坐着第一班开通的火车从兰州到了银川。我们是第一批响应国家号召来到宁夏的，住在宁夏文化街这个文化大院，这个院里当时有京剧团、歌舞团、话剧团、杂技团、还有越剧团五个团。

从此我就留在宁夏，和这里的老百姓同喝黄河水，为这里的老百姓演出，我们所有的成绩离不开这块土地，可以说是这里的老百姓把我们培养出来的。

我在宁生活了57年了。别人老问我哪里人？我说我是宁夏人。他们说您不像本地人。我说，我今年70多岁，我在宁夏呆了五十多年，您说是哪里人呢？他们就笑了，您是宁夏人。今年75岁，在这一批人中我还算是年轻的了。

我的户口十几年前落实政策迁回上海了，但是我一直没有回上海去。为什么？这块土地的老百姓特别纯朴，特别忠厚。我留恋这块土地，留恋这里的山山水水，留恋我的观众。这是我留在宁夏的主要原因。

《中国民乐》：您认为，在当代，宁夏的文化发展应当如何规划和推进？宁夏民族管弦乐学会将如何作为？

王华杰：宁夏从地理位置看，甘肃在西，东南边是陕西，北边是内蒙。1958年以前，火车没通，这里非常荒芜，内陆的人和物资进来特别困难。现在交通便利了，从火车、高速公路到飞机航线，通往全国各地，甚至直接到达迪拜。现在的宁夏和以前大不一样。实现从封闭的宁夏到开放的宁夏的发展。

我早和有关领导说过，我们宁夏是回族自治区。作为一个穆斯林地区，和世界的穆斯林有共性，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遍布世界各地，也就具有世界性、国际性。现在国家提出丝绸之路，一带一路，正好我们宁夏就处在这个边缘，这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。宁夏与伊斯兰国家在文化上联系越来越频繁，有很多工作需要做。这样以文化带动经济，以文化带动宁夏的发展，可以明显看到这几年已经初见成效。宁夏经济的发展，文化的作用功不可没。

宁夏的文化如何发展，我认为，这是政府的事情，文化领导机构的事情，我们普通老百姓左右不了。我知道宁夏的历史和现在。以银川为例，原来还有三个像样的剧院，现在随着城市拆迁、扩建、发展，已经没有专业的剧院了。歌舞团、京剧团、秦剧团、杂技团这几个团连个活动的地方都没有，都是临时租场地。这些都需要政府来考虑，进一步做规划。

宁夏民族管弦乐学会的发展立足于宁夏经济文化发展这个大环境。这几年民族音乐发展的大环境很好，我们希望在这个大背景下能有更多更快的发展。除了二胡、古筝、扬琴等大专业，我还第一个引进了古琴考级，打击乐等专业考级。学会除了以考级为抓手不断丰富考级专业，推动民族器乐普及教学，我们还希望开展一些比赛、音乐会，有条件的情况下与大中小学合作成立民族乐团，为普及民族器乐艺术教育做些实实在在的工作。学会还要不失时机地利用宁夏的这个区域特色，开展与中亚的文化交流。

《中国民乐》：您认为，民族音乐文化在当代发展的际遇如何？有何实际困难和问题？优势和劣势？

王华杰：现在这个世界和几十年前很不一样了，多元文化发展，势在必行。这带来了民族音乐发展的机遇与挑战。我们民族音乐正是国外需要了解欣赏的，就像我们引进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音乐。我们到国外任何地方，也是希望了解当地的独特的民族音乐，而不是别的。我们民族音乐的特色正是其优势所在。对于宁夏来说，宁夏的音乐发展有很多困难。首先经济落后，经济落后文化发展就有困难。得不到经济的有力支持，那谈不上文化的发展。

雷琴与戏曲的关系非常密切。自从学了雷琴，我学了很多地方戏。一般人都觉着地方戏都是小戏，会轻视它。我认为我们中国的音乐土壤都在农村，都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，就是在丰富多样的地方戏里。好多器乐曲最动听最受欢迎的（比如《云裳诉》《红军哥哥回来了》《兰花花叙事曲》等等）都是来自戏曲里的，尤其是陕西、甘肃、宁夏的地方戏、地方音乐，都是我们音乐创作的素材来源。

地方戏与地方语言分不开。每个省都有地方语言，有了地方语言才有了地方戏，地方戏的音乐都是当地最能代表地方风格的音乐素材。我常和学生说，你们要研究我们中国的地方戏曲，它是中国这块土地上最优秀的音乐语言。掌握了中国的戏曲对于音乐的发展，对于音乐表演、创作等，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我们中华大地音乐文化源远流长，非常丰富，有数不尽的地方音乐都在等着我们去研究，搞音乐的人都能踏踏实实去钻研，我们的民族音乐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。

《中国民乐》：能否向读者透露一下您个人近期的艺术动态？

王华杰：演出方面，2014年11月在中央音乐学院举办的第二届北京胡琴艺术节上演出。同时由中央民族乐团主办，雷琴研究会承办，11月28日在中央民族乐团音乐厅举办了“民族音乐家、教育家王殿玉先生诞辰115周年纪念音乐会”，29日这台节目应邀在天津南开大学演出。

从教学方面，我们希望雷琴能进入院校，当然与100年前二胡进入院校困难小的多。中国音乐学院有些二胡专业的师生已经在学习雷琴，但这个现状还远远不够。目前我们已经在中国音乐学院进行过两次的专题讲座，让同学能尽量多了解这件乐器。为了发展雷琴，我们搞过几次雷琴培训班。2000年我们搞过一次全国性的雷琴研修班，我们准备今年下半年举办第二期全国性的雷琴培训班。我们希望通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，在不久的将来，雷琴能正式列入音乐学院的教学内容。

从创作方面看，雷琴自诞生到现在发展了80年。面临着继承和发展的的问题，我们平时经常谈论研究这些问题。要发展首先是继承，只有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发展。完全继承传统，不敢突破，那也无从发展。我主张雷琴要有属于自己的作品。要打破单纯的对人声的模仿进入到器乐化发展，20年前我们就在考虑这个问题。雷琴音域宽，音量大，表现力丰富的优点要通过作品体现。我和我的师兄创作了一些作品，其中我的《穆斯林的婚礼》、宋东安的《故乡欢歌》、傅定远编曲的《阿凡提之歌》等曲目进过几十年来的演出实践，都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认可；但都还是小作品，数量远远不够。当初李焕之先生曾提出要写一首雷琴协奏曲。我们呼吁作曲家来关注雷琴，支持雷琴。（许瑞刁艳）